



船 月

夏 羣 生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船月/夏辇生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9
ISBN 7-02-003020-3

I. 船…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395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06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 插页 3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7.80 元

目 次

序	黄亚洲	1
引 子		1
第一章 被算命鸟衔过的那张纸牌		2
第二章 初夏第一声霹雳		47
第三章 天边有颗冷星在闪烁		97
第四章 一个不怕风的女人		143
第五章 脚印里开出的花朵		190
第六章 寻找逢凶化吉的北斗		248
第七章 冰雪封冻的日子		310
第八章 雨辰有逢知心舟		369
第九章 船的泪,流在了河中		430
第十章 月亮碎了		490
尾 声 无穷花盛开的时候		549
作者补述		551
后 记		552

引 子

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把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写成了日记。

这是谁也看不见,听不到,读不着的日记。

日记是用一个船娘手中的橹写在了水中。这水,随着大运河潺潺流淌,流淌……至今,已整整流淌了半个多世纪。

水中,有艘小船,还有一弯如船的月亮。

船与月,相伴无语。

是印章?还是日戳?盖在了一波波写满情愫的水中。这水,很深很长,昼夜不停地流啊,流啊……

它知道该流向何方?

是的,它知道该流向何方。

最终,会流到那个惟一能看得见,听得到,读得着,而且又能读懂的人身旁去吗?

第一章 被算命鸟衔过的那张纸牌

勿晓得，命这东西，是不是算命鸟叨出来的纸牌？

猜想，在我认得爹妈之前，我的命就被这只长着黑尖嘴的算命鸟衔过，被衔过的纸牌上，画着月亮和小船。

有一回，我见着了这张纸牌。

那是小时候，在哑巴子家的茶馆里，我亲眼看见一个瞎子在给好多人衔牌算命。听人说，他是乌鸦荡半刁窝的小神仙。神就神在，他捏在手里的牌上本来没有画，背后是清一色的八卦图。当他口中念叨着什么，又为尖嘴鸟喂过几粒小米后，尖嘴鸟就在他高高举起的纸牌上盘旋三圈，随后衔出一张有画的牌来。小神仙摸过纸牌上的画，便有了滔滔不绝的话头。我听勿懂他在说什么，只看见听的人，连连点头说“准！”接着就心甘情愿地掏出铜板作谢。

那时光，我还没茶桌高。

我觉得有趣的，不是什么小神仙，倒是那只跳来跳去的小鸟。小鸟不好看，但很灵活。趁着瞎子神仙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偷偷给小鸟喂了几粒小米，还给它喝了口水。小鸟转了转它的蓝眼珠子，对我笑笑。真的，不骗你，笑得很神秘。然后，从搁在一边的纸牌中衔出一张来递给我。没等我伸手去接，牌就被小神仙抓走了。

眼面前一晃，我看见了那上头的画，是船和月亮！

小神仙摸了摸纸牌，说：“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只可惜……”一声怪里怪气的叹息冒出来，在嗓子眼里打了个滚，就把他没说完的话给打断了。

我好生奇怪，瞎子怎么看得出我是小姑娘？

怕不是，他打纸牌上摸出了我的小辫子！

——摘自《漂在水上的日记》



有风轻轻拂过。

1 大运河浩淼的波光，如同无数双暗藏玄机的眼睛，诡秘地注视着那艘泊于三塔湾避风港中的小船。衬在沉黑的夜幕和朦胧的月色下，小船像一个襁褓中酣睡的婴儿，安静地躺在老垂柳悬挂水面的臂弯中。

风拂垂柳，轻轻拍打着船篷。

船晃了两下，又晃了两下。

船头忽明忽暗的风灯，忐忑不安地眨了眨眼睛。一个女人很苗条的身影躬着腰钻出船篷，扶稳了风灯，蹲下来巡视河面。

风灯只打亮了女人胸前碎蓝花布褂子丰满的斜襟，看不清她的脸面。但从依稀可辨的轮廓上，足以能感觉出几分清丽和精干。

女人举起了风灯，像撒网一样撒开她凝神的目光，往水面放出一溜远去的搜寻。猛然间，她仿佛觉察出自己的做法有些可笑，摇摇头，吹灭了风灯。

风灯灭了，眼前的水域却渐渐地明亮起来。

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景致了。

河面上，纵横铺展开去的，除了波光还是波光。波光里除泛着鱼虾的鲜腥、菱角的清香外，还能很明显地看出月光那抹淡淡的银晕来。

每一回，她闻到这股银晕的气息，就会莫名地从心底涌上一份感动与惆怅掺半的情绪。她说不清是喜欢还是害怕这种气息！

不用看，此刻，天上没有月亮。

月亮，已被如刀的小船剖成了两半。一半在船头，一半在船尾。

船头的那半个月亮，细细弯弯的，像一根负重的扁担，在水波里扭动。船尾的那半个呢？她好像觉得有些模糊，于是，她转过脸，向船尾张望。

就在她转脸朝船尾张望的时候，小船也跟着掉过头去。

同样是波光。

但已不再是大运河上放眼看着不着边的那片浩淼，而是南门头被整齐的石帮岸和错落有致的河埠挤得窄窄细细的市河。由北而南的市河两岸，摩肩接踵地坐落着江南特有的板壁木楼、过街廊沿和半坐水中的吊脚楼。一路淋不着雨的廊棚下，是因繁华一度的米行闹市而得名的“东米棚下”和“西米棚下”。

气压低得憋人。

市河挤窄了好多。

小船被卡在了河心，顺不过身来。

平日里，不就是嫌家门前河埠的水太浅，河面又窄，才从来不在这儿停船的吗？今天，到底是犯了哪门子糊涂？遮风挡雨的杨家桥下不停，横在这掉不转头来的河埠间凑热闹！

渐渐地，她看清了船尾的那半个月亮——

一只在没了浅水的石阶上晃悠悠的竹篮子。

这是西米棚下的褚家河埠，正对着大白场后面的那座大院和前后两进深的二层木楼。厨子阿贵蹲在竹篮边上洗菜。洗什么，看不清楚。

天太黑了。

“喂，阿贵，帮着推一把！”她大声喊道。

阿贵自顾洗他的菜，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现船尾戳在了他脚边的石阶上，也没听见有人在叫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在平时，哪里还用得着她叫！就是在百米开外，他都能辨出她摇橹的声音。万一遇上什么要相帮的，屁颠颠地凑上去还来不及呢！

“阿贵，你聋啦！叫你帮着推一把哪！”她扯足了嗓门，又喊了一声，还“梆梆梆”使劲敲了几下船板。

阿贵还是自顾洗他的菜，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脚边，那“半个月亮”依然悠悠地晃着，晃碎了波光。

哼，不帮，拉倒！——她回身向船头看去。

东米棚下的河埠，站着挑水的哑巴子和他肩上那根被压得很弯，又磨得锃亮的扁担。哑巴子正挑起满满一担水“噎噎噎”往台阶上跨，好像也没有发现她和她被卡住的船。

“等等，哑巴子，我的船……”没等她把话说完，哑巴子早已三步两跨地上了河埠，飞快地穿过街廊，径直奔向那间惟一敞着门的亮处去了。亮处，是茶馆早醒的老虎灶和有的是耐心在“咕嘟吐嘟”喷着热气的大铜壶。

哑巴子没有再出来挑水。船头的半个月亮消失了。

她不得不把脸重新掉向西米棚下的河埠。阿贵和他的竹篮子也不在了。

夜风骤起。

小船磕碰着两岸的石阶，失控地旋转起来。

“?! ……”她扑向船尾，去抓那把大橹。但是，迟了半步。

“乒乒乓乓”一阵乱响，船头船尾被砸烂了。没抢着的橹坠入水中，毫不迟疑地钻进了漩涡。船篷如展翅而飞的鹰，腾空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下那半截斩头去尾的船舱，像似被一双无形的手撕扯着，继续在旋转中断裂，肢解……

暴雨，瓢泼而至。

她失魂落魄地抓着一块不停发出“嘎嘎”断裂声的船板，疲惫地挣扎着。她被这场毫无预兆的暴风雨击垮了。心理上、体力上、精神上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崩溃感，比狂风暴雨更可怕地袭击着她，手脚乃至整个身体都像灌满了铅一样，拖着她在迷迷糊糊中渐趋麻木的意识，向水底沉去……

咚！

当头被什么猛砸了一下。不疼，但很重。

她本能地睁开了眼睛——

啊，一个月亮！

一个完整的，滚圆滚圆的月亮！！

月亮，像一只打足了气的救生圈，托起了她和她身下那块不堪重负的小船板。她整个儿的精神，刹那间被月光镀亮了。

这绝对不是幻觉。

但她在水中被托着上升的速度太慢太慢了。她觉着憋闷，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坚持一秒钟？她没有足够的信心期待在她昏迷之前被托出水面……

“嘭嘭嘭！嘭嘭嘭！”身下一阵猛烈的震动。

是船板被撞击的声音？还是……

她没有把剩余的一点意识耗于徒劳的判断，而是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无望的挣扎。



嘭嘭嘭！嘭嘭嘭！

朱爱宝一头冷汗地从梦中惊醒，翻身坐起时还直觉着胸口堵得慌，急忙解开葡萄扣，敞了领口，一连喘了好几口粗气，都没能定下神来。

刚跑了一趟两三天没合眼的远差，回到家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入睡。

“半个月亮”的梦，已经做了好几回了。

做了好几回的梦，使这个刚刚过了二十岁生日的摇船姑娘，不得不一再回过头去，琢磨被算命鸟衔过的那张纸牌。

纸牌，是模糊的。但有一种感觉，却在慢慢清晰起来……

命运真会捉弄人！偏偏让这个不会水的旱鸭子当上了离不开水的船娘，累极了，还时不时地被这类与水、与船、与月亮有关的怪梦，搅得心神不宁。

偏偏这次在回来的路上，一个算命先生搭乘了她的船。

这个睁着眼的瞎子掐算了了好几遍，提醒她特别注意今年的时运，还说了些什么“天马行空降贵人”、“紫薇七杀人命宫”等等她听不明白的话。总之，不管他是不是睁着眼瞎说，但在朱爱宝的心里，却对这个将注定她一生命运的关键之年，烙下一个抹不去的印痕。

这是公元1932年。

可是，在梦中遇上这么吓人的暴风雨，还是头一回。特别是溺于水中那种无助而又无力的挣扎，那种一口气喘不过来就会被憋死的感觉，还有不断从耳朵灌到心底的汹涌涛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直发怵。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刻骨铭心的挣扎里，她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月亮。这却是在她以往的梦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完整的月亮，应该是个不坏的预兆吧！

“嘭嘭嘭！嘭嘭嘭！”又是一阵敲门声。

“谁呀谁呀？”朱爱宝已缓过气来，连声应着跳下床，趿拉着鞋去开门。

还会是谁呢？听那股子直着劲儿傻敲的声音，除了妹子，没别人。

没等她把门开直，淋成落汤鸡的妹子已一头撞了进来。妹子是爱娟的小名，叫顺叫惯了，反倒成了街坊邻居的熟称，一说起“妹子”，都知道是指朱家婆婆的小女儿，爱宝的妹妹。时间一久，说爱娟，反倒不知所指了。

“下雨了？”爱宝猛地记起了刚才梦中的那场雨。

“还下雨呢，早停了！”妹子一边绞着辫梢上的水，一边催促，“快，快走，娘找你有要紧事，都快急疯了！”话没落音，妹子已连拖带拽地把爱宝拉出了房门，沿着漆黑的过道，磕磕绊绊地往外闯。

“别拽我！”爱宝一边挣脱妹妹的拉扯，一边抬起手去扣先前喘气时松开的领扣。这是她的习惯，从来不散着扣子出门，哪怕一颗，也不行。

“什么急事，抢火烧场啊？”爱宝熟知妹妹的脾性，针尖大的小事，往她嘴里一过天塌下来一般。拎错钮头的笑话，在她身上时有发生。

妹子才不管你怎么想怎么说呢！照旧由着自己的性子一路絮叨着：“阿贵家的猪仔都没你睡得死。敲那么老半天，也不开门！真要说起来，娘总以为我在说过头话，搞不好还以为我上哪聊大天去了。好在，深更半夜的，想聊都没地方去……”

这两姐妹，论长相，谁都不信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姐姐浓眉大眼，标致的鹅蛋脸上黑里透红；妹妹呢，小鼻子小眼睛的，一脸的白净，怎么晒都晒不黑，一笑起来就弯弯翘起的菱角嘴，整天咧着讨人喜欢的傻气。论性格，都是朱家婆婆一脉相承的急性子，可急得就是不一样，一个急在心里和麻利的举止中，脸上却不动声色；一个却是急在手忙脚乱的咋呼声里。

这不，妹子只顾着絮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过道跨越门槛时，脚抬矮了半截，整个人朝街面上绊出去。幸亏朱爱宝反应快，一个箭步迈上前，拦腰一挡，总算人没有栽倒。但是，由于暗中用力过猛，再加上大雨浇过的石阶很滑，一步没踩稳，朱爱宝的脚脖子在收不住劲的趔趄中崴了一下，疼得她咧着嘴，连连倒抽着冷气。

“都是你呀！”

爱宝没有吭声，妹子却抢先埋怨开了：“要不是误了这么长的时间，用得着死赶活赶吗？这下可好，崴了脚，一定很痛吧？痛就叫出来，哭也没关系，千万不能憋。”

说是说埋怨，其实妹子也心疼姐姐，话没说完，她早已蹲下身子帮着去揉那只缩得老高的脚。

“没事，没事，甩几下就好。”

爱宝嘴上说没事，人却顺势坐在了门槛上，也顾不得屁股下面那股潮乎乎的寒气了。这时，妹子不再吭声，呆呆地望着爱宝。她太了解姐姐了，要不是疼得忍不住，她是决不会坐下来的，何况，门边是哑巴子家亮着灯的小茶馆。

还好，哑巴子不在，只有老虎灶上的大铜壶噉着细细长长的嘴在“咕嘟咕嘟”地冒气。也正趁着哑巴子不在，爱宝才敢坐下来就着小茶馆昏暗的灯光查看那只崴痛的脚脖子。

“真的没事吧？”妹子木头似地愣在一边，满眼晃着不安。

“嘿，轻点！”爱宝下意识地转脸瞥了一眼茶炉子。

妹子明白姐姐的意思。

要是让哑巴子知道爱宝崴了脚，那还得了！不跺着脚“哇哇”乱叫，那才怪呢！这南门头上河东河西两条街，哪个不明白，哑巴子心里装着的，就只有摇船爱宝一个人。

爱宝是个吃硬的姑娘，摇了几下脚腕，就试着踩到地上想站

起来。谁知，没等她把脚踩踏实，一根扁担已杵在了她脚边，将街沿的青石板捣得梆梆响。

是哑巴子?!

“啊啊，啊……”哑巴子一边铆着劲捣那根被磨得锃亮的柚木扁担，一边急吼吼地打着手势。

他是在冲着妹子发急：“半夜三更，晾在这干吗？你娘在找你，还不快去！”

一看哑巴子那端正的眉眼和厚巴巴的嘴，就知道他是个正眼看人、见一不二的老实头，竟然没发现坐在石阶上的朱爱宝。

噫！——爱宝猛地从哑巴子面前蹿了起来，拉起妹子就跑。她知道刚才哑巴子不在茶馆，是去褚老爷家挑水了。现在，娘又让哑巴子回来找，看来真有什么急事儿。

突然蹿出个“野猫子”，哑巴子冷不防吓一跳，“咯笃！”扁担从他手中滑落了，顺着雨后泛着浅亮的石板街滚出好远，仿佛是要去追赶那两个沿河北方向很快消失在黑暗中的身影。

哑巴子没有急着去捡滚落的扁担，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北边那座跨河的圆洞桥。从油条铺子临河的窗口透出来的灯光，正好把这座被称作“卧龙桥”的石拱桥照成黑夜里一个可辨的亮处。等到那两个穿出黑暗的身影奔上石桥的时候，哑巴子“嘿嘿”地一阵憨笑。他为看清了那个“野猫子”就是几天没见着面的朱爱宝而高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是哑巴子心里当歌唱的一句话，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听见。这会儿，他就是唱着这歌捡起扁担的，然后很满足地跨进茶馆去了。

下桥时，妹子急巴巴的小碎步，已被爱宝敦实的大跨步甩

下了。

“等等我呀！”妹子的声音里带有央求。

爱宝放慢了脚步：“那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啊。”妹子喘吁吁地追上来说。

“不知道，怎么不问问清楚？”爱宝最不满意的，就是妹子这股子问半句就卡壳的糊涂劲。

其实，今天的事，倒还真怪不得妹子。

端午节快到了，这几天她在兰花嫂店里没日没夜地帮着裹粽子，也没回过家。今晚，好不容易捞了个粽子焖锅的空档，赶到褚老爷家看看帮厨的母亲。听兰花嫂说，大少爷新娶的媳妇快生孩子了，这些天厨房里的活忙得转不过来，娘又是个闲不往的急性子，怕她累坏身体，才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几手。不料，刚跨进厨房，就被娘连推带搡地撵了出来：“快，快，听说你姐回来了，马上叫她过来。真急死人了。”这种时候，哪还容得妹子多问？直到她踢脚绊手地跑出好远，还听得母亲在后面追着喊：“快去快回，事情要紧着哪！”

“是少奶奶生了？”爱宝追问了一声。

“不像。”妹子回答得很干脆。别看她浑身散发着半大姑娘那种似懂非懂的傻气，心智却不比姐姐差多少。

褚家很有点学儒气派的楼房和两进深的大院，坐落在西米棚下的龙头地段，虽说，离爱宝家不像梦里做的河埠对河埠那么近，但也只不过往北斜了一二十步路。

大门虚掩着。后进二楼东厢房亮着灯。隔着花格窗能望见大少爷来回走动的影子，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爱宝两姐妹放轻脚步穿过前院，直奔西南角的厨房去了。

“怎么到现在才来？我都去街口望几回了！”

没等爱宝开口，娘已把她拉到厨房外柱子挡着的暗处去了。那模样，好像要背着谁跟她说事。

可是，厨房里没别人啊！

妹子跟过来想解释什么，娘一甩手说：“去去，没你的事，帮着往灶里添把火，再看看小炉子上的药罐，别普了。”

“哼，反正我倒霉。淋了雨，叫了人，还说没我的事！”妹子嘴上嘀咕，可对娘的使唤从来不含糊，踩着急匆匆的小碎步往厨房去了。不过，也好，趁着这份安静，她希望能在厨房里见到阿贵。

差走了妹子，娘压低了嗓门，对爱宝说：“你知不知道，全乱套了。少奶奶难产，折腾了三天，还没生下来。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老爷又说要来贵客，杀鸡杀鸭炖肘子煮糖藕，忙得阿贵天旋地转，刚让他去柴间打个盹……”

“嘿，说那么多干吗？”爱宝直言直语地打断了母亲的唠叨，试探着问，“是不是想让我给阿贵帮帮手？”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娘伸着脖子向厨房瞟了一眼。这回，爱宝看明白了，娘是避着妹子那张没遮拦的快嘴。

娘重新掉过脸来，把声音压得更低，凑着爱宝的耳朵根子说：“天刚擦黑，老爷就出了门，说是去车站接客人。可是，都过了大半夜了，还没见回来。”

“少奶奶难产的事，他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临走时他还关照大少爷要一步不离地守着，还说他用不了个把小时就回来。”

“这么说，都好几个钟头了？”爱宝心头一紧，浓重的不安向全身蔓延开来。稍一抬脸，正撞见东厢房里被灯光放得很大、映在窗前晃来晃去的身影。那正是大少爷褚凤章。这时候，爱宝才感觉到，从大少爷影子里透出的那种焦虑，不单单源自少奶奶的难产。

“客人是谁？”爱宝压着嗓门问。

“不知道。”

“从哪来？”

娘依然摇着头：“老爷没说。”

“那大少爷知道吗？”爱宝刚问出口就后悔了。大少爷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一个帮厨的老妈子。尽管，娘在褚家已经干了几十年，上上下下都不把她当外人，但好多事，毕竟内外有别。就是爱宝，也有她自己坚守的秘密，不可能把什么都在娘面前兜底儿。

看来，这还真是个“贵客”——爱宝想，要不，老爷不会亲自去接。以前，让南门头拉黄包车的长脚阿炳去跑一趟，是常有的事。只要把褚府接人的小牌子往黄包车的扶把上一插，不管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长脚阿炳只要惬意地翘着二郎腿坐着等就是了。这种时候，长脚阿炳的二郎腿便成了所有挤在出口处抢着揽客的拉车族们最羡慕的风景！

“唉，接没接着人，不打紧，可老爷总该回家的吧？”娘透着寒气的叹息，将爱宝飞得很远的思绪一把抓了回来。

爱宝没有说话，拢在胸前的双手紧搂着胳膊打了个寒颤。

“会不会出事？”当这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娘紧张地捂住了嘴巴。

爱宝清楚，娘是个迷信的人。她从来不说，也不允许别人说不吉利的话。她害怕不吉利的话会应验成不吉利的事。今天，要不是实在憋急了，她是不会出这份错的。换作爱娟，肯定早挨了嘴巴子。

不知是想弥补闪失，还是既然说漏了嘴就干脆把心里堵着的全部掏空，娘没边没沿地数叨起来：“刚才的那场雨，大得好吓人哪！别看阿炳这楞头小子脚长，有时候疯跑起来没个准数，老

爷也真是，这么个黑灯瞎火的，压根儿就不该出去……”

“别想得太多，老爷不会有事的。”爱宝宽慰母亲，也宽慰自己。

对于她们母女来说，褚老爷是恩重如山的大恩人。尤其是爱宝姐妹俩，从小死了父亲，褚老爷待她们不比待亲生儿女差。

“别急，娘，我去找找。”爱宝转身就跑。不料，就这猛地一转身，跟正瞌睡懵懂往这边赶的厨子阿贵撞了个满怀。

“谁？谁？”吓得阿贵跳着脚急叫。

“叫什么叫！”爱宝娘低声喝住了阿贵。

起先，朱爱宝以为是撞上了躲在身后偷听的妹妹，一听声音是阿贵，逃得比野猫子还快，一溜烟蹿出大院去了……



俗话说：“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这话一点也不假。

今天，虽说已是5月24日，但离着农历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的日子，还足足差上大半个月呢！尤其是夜雨过后的风迎面扑来，还真有点砭骨的感觉。

时过三更的嘉兴火车站，显得格外清冷和萧条。

候车室昏黄的门灯，被尖顶门廊挡着，大门东侧的炮楼子埋在了—种狰狞可怖的黑暗中。这是个快车不停的小站，过了傍晚那趟沪杭线上的慢车，进站口和出口处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整个候车室空落得几乎见不着坐着等车的旅客。

朱爱宝急步跑了进去，绕着背靠背排成几行的长条椅转了几圈。

长条椅上，东倒西歪地躺着那些等乘天亮一趟车的旅客，还有一些零乱蜷缩在暗处的流浪汉和遮挡着脸面随时准备被喝斥